



乡土黔北 冯丽

枫香纸房随想

(一)

如果我对你说枫香、纸房这两个词,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树?是房?抑或是香?或者,你会反问我,你呢?那么,现在,请让我告诉你我的随想。

第一次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我想到了好看的枫叶,想到了枫树朴素的香,想到了一片森林以及洒落在林木上的光影;想到了如纸张一般洁净的房子和清丽、安静的女主人……

可朋友说,错!这是一个小镇和一个村落的名字,准确的表述是枫香镇纸房村,隶属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一个小小的村落,有着这么诗意的名字,我决定去看看。

(二)

连日里,一门心思想把纸房从我心里抠出来,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那里的林木花草总在我心里,怎么也甩不掉,我要找一个地方安放它们。于是,想到了纸房的纸,我想,这一定是最好的安排,也一定是最乐意的所在。

我坐在书桌前,拿起笔,开最柔的光,让它们一一从我心里走到笔尖再走到纸上。但还是忐忑,写几行又停下,就像一个小孩得到了心仪已久的玩具,却怯怯地不敢玩弄,生怕一不小心给弄坏了。但我终究还是下了决心,不再阻止它们汨汨而出。

(三)

如果纸房有颜色,它首先是红色的,这是它的底色。

据史料记载,1935年,红军沿着盐道五进纸房,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1968年,纸房公社革命委员会修建了纸房红军墓,有7位红军遗骨被安葬于墓中。2003年,因为修路,枫香镇人民政府将红军墓搬

迁并立碑。

如碑文所说:“继先烈之遗志,精神不死,激励后人。”确实,他们的精神已经深深融入这片土地,春风化雨般滋养着纸房村的村民。

在这里,常常可以看见村干部坐在农家院子里,边帮老乡剥玉米边宣传党的惠民政策,或在田埂上弯着腰看插秧的绳子直不直,如果不直,就会着急地喊:左、左、往左往左,或者右、右、往右、往右,有时村民们故意把方向弄反,村干部就会跺脚,哎哎直叫,这时,大家就会笑成一团。那些累啊不烦啊,都在笑声里无影无踪。

他们就这样,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在哪里;哪里有纠纷,他们就在哪里;哪里有工作,他们就在哪里。

驻村第一书记鄢豫已在村里工作六年,他说:“前三年,因为路不好,我跑坏了五个轮胎。现在的路好了,全成了柏油路,连组入户的路也硬化了,跑起来安安心心、顺顺溜溜的。”“六年来,看着村子一天比一天干净,村民一天比一天富裕,基础设施一天比一天完善,说实话,这种感觉很棒!”

我相信他的话。在村史馆,我看见村委会2016年每个月的工作安排——

1月,纸房精准扶贫项目启动,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

3月,完成房屋升级改造,包含:庭院整治121户、老瓦房修缮44栋,建设停车场2个,修进寨路和连户路2400米,改建休闲广场;完成纸房周边沿路路肩、堡坎共5.5公里。

4月,完成刺梨种植1000亩;完成马鬃岭至坟坝公路建设4.2公里、纸房至大坪公路建设1.3公里。

10月,新建马鬃岭观景台1处、纸房小学门口木塑休闲平台120平方、垃圾屋2间,完成农民文化家园文化墙改造150平方米、河道治理250米,安装垃圾回收桶31个。

没有一天可以放松,时不待人啊!58岁的鄢书记说。

(四)

纸房也是白色的。

这白,源自纸房自然环境的清爽、干净,源自村民的质朴、明朗,更源自那段值得骄傲的历史。

让我们回到清乾隆元年(1736年),那时四川为了运销川盐,在贵州边境开设了四大口岸。其中之一,就是由今天的四川合江县溯赤水河而上在茅台中转进入贵州,这个口岸在当时称为仁岸。

仁岸形成后,纸房盐运兴起,当地百姓从茅台运盐经纸房到鸭溪,鸭溪交接后,再转运至遵义、贵阳等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公路的修建,人工运盐被取缔,很多盐道被废弃,但纸房至苟坝段约3.5公里长的盐道至今仍保持完好。

现在,在这条盐道上悠闲漫步,遥想当年那些日夜夜走的马帮和背夫,听村民讲述他们留下的故事,体会他们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艰辛,那些白花花的盐,承载了他们多少梦想和希望。

现在的纸房,远比他想象的幸福。清一色的黔北民居,青砖、小青瓦,院坝也是青石铺就。每家每户门前都有花草,牡丹、芍药、兰花以及一些叫不出名的,要么热烈绚烂,要么雍容大气,要么质朴优雅,但都长成了最美的样子,都干干净净、无尘无埃。

顺着一户名为“纸上人家”门口的青石阶,就可以进入纸房村古法造纸文化园。这里再现了三百多年前造纸术的全部流程,我震撼于先人的智慧,感慨于如今的清幽。

从宽敞的马王洞款步而出的溪水清亮亮,闪着粼粼的光,落叶安稳地漂在水面上,做着柔柔的梦。溪边一位年轻的母亲在淘洗野菜,经溪水润过,野菜似乎更精神了。她儿子在旁,大约3岁,长得饱满乖巧,他睁着亮亮的眼睛向我们挥手。我问:你是在跟我们再见吗?

他点点头。我笑起来,我们的喧闹实在是扰了这里的清静,赶紧知趣地闭上嘴。

原来,这清、这静、这恬淡,是经纸房这片土地长期滋养,流进血液、深入骨髓的。

(五)

纸房也是绿色的。

纸房位于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实施分兵战术取得奇效的马鬃岭的南侧。马鬃岭像一位经历无数风霜雨雪而心胸宽广的父亲,把自己朴素坚忍和乐观豁达的性格全部遗传给了纸房,并庇佑着纸房,让纸房一直如它般葱茏。

这里的绿一直向前,一直向前,那些层层叠叠的绿,既温顺又狂野,完全不可收拾。每寸枝丫都有可爱的灵魂,每条筋脉都有不可低估的力量。路边有星星点点、五颜六色的花朵,它们都有小女子的姿态,富有生气,活泼可爱,但不喧宾夺主,始终以绿色为底。

站在山巅往下看,盘道数层,层层都是不同的绿。特别是路边那些叫不出名的草,高低错落、恣意生长,舒舒展展地伸伸胳膊蹬蹬腿儿。树也长得不一样,大模大样,不管不顾,一律野性十足、神气十足。

阳光温和地照过来,每张叶片都亮晶晶地闪。金色让每个人都披上一道光,风吹过来,一味明朗浩荡。“山色云深,夹道莺声乱。”鸟雀被我们惊扰,彼此呼唤着,纷纷飞过头顶。瞬时,鸟鸣谷应。无意间,我们便成就了一曲完美的交响。

(六)

回到家中的我,常想起纸房,想起那里的“层层叠叠山,曲曲环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想起那日“客到洗心亭子坐,顿教尘虑一时消”的清爽,想起古法造纸文化园的幽静和农家舌尖上的美味。

在我的身上,也流淌在那些碎石和菊花的花瓣上,那些小石子,那些菊花的花瓣,甚至那些略带腐殖的落叶瞬间便活了起来。我听见了月华流泻的声音,听见了菊花的花瓣掉落的声音,还听见了蟋蟀与蟋蟀金属般共鸣的声音。

不知怎的,我的身子有些倾斜,轻飘飘的,仿佛要飞起来似的。更奇怪的是,我走一步,月光跟着走一步。我走一步,菊花跟着掉一瓣。我走一步,蟋蟀跟着叫一声。我惊悚了,甚至有些惶恐,这是怎么了?大自然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与共鸣?

旋即,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异样的感觉电流般涌遍我的全身,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那个叫灵感的东西来了。于是,我迅速折回寝室,打开电脑,一口气写下了这首六行的小诗《月色照在巴伐利亚乡间小道上》——

月色照在巴伐利亚乡间小道上
像一瓣一瓣的菊花
在那些小石子和落叶之间
月色又像蟋蟀的叫声

我走一步 菊花掉一瓣
我走一步 蟋蟀叫一声

名家新作 石永言

陪索尔兹伯里一行 上娄山关

1984年初夏,遵义迎来了三位美国友人。他们分别是76岁的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二战时期曾奔波于欧洲战场的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与70岁的妻子夏洛特·索尔兹伯里,以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通”谢伟思。三位美国老人不远万里而来,不为别的,只为沿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足迹,采写有关感人事迹,以彰显红军长征的旷世壮举。

索尔兹伯里一行重走红一方面军长征路全程,由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陪同。遵义一段的陪同任务,则落在我的身上,因当时我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分管接待工作。

索尔兹伯里一行抵遵的翌日,我陪他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陈列馆以及其它几个纪念馆参观后,便开始向娄山关进发。初夏时节,正值万木葱茏、百花盛开,小车在向娄山关前进途中,但见黔北崇山峻岭一片苍翠,苍山如海。车里的三位老人高兴极了,可能他们的家乡没有这么多壮观而又可爱的群山。我们在小车内每遇大道之侧的小路,索尔兹伯里即要求停下看看这些小道:有的弯曲如蛇,盘旋而上,直达山顶;有的由若干石级相连,远处的石级仿佛系着白云。索尔兹伯里与谢伟思赶忙举起胸前的相机,纷纷拍下这一条条小道,并问这些小路当年红军是否走过?

我心里装着起搏器的索尔兹伯里老人,其敬业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一上路,他便开始工作。我坐在他旁边,身后是来自北京的翻译张援远。老人的时间抓得很紧,在去娄山关的途中,他要完成当日的采访。于是,关于红军长征在娄山关上发生的故事,老人向我问个不停。采访之细,有些问题都叫我回答不上来。譬如:红军进攻娄山关的兵力究竟是多少个团,每个团是多大?守娄山关的国民党军有多少个团、多少人?因我确实对此无深入的研究,显得有些尴尬。所幸坐在我身后的秦兴汉馆长当即接过话头,回答了老人的提问。

车上,索尔兹伯里老人一边采访,我一边回答,翻译一边翻译,老人一边记录。采访从出发开始,一直到当日的目的地才结束。

那时,去娄山关的公路不像现在这么平坦易行,还有些崎岖。可就在这颠簸的车上,老人一直问个不停、记个不停。采访工作像这么进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76岁的老人精力之旺盛,工作热情之高,真让我肃然起敬。

最后,他放下手中的笔,合拢笔记本,闪着一双深邃的暗蓝色眼睛,笑着对我说:“OK,今天的课程结束了,下课啦,Thank you。”呵呵,索尔兹伯里先生真是一个幽默可爱的老头。

车行数小时,又是在山区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公路上,当到达目的地时,大家都感到有些疲倦。特别是我,第一次一边走一边替索尔兹伯里讲述红军长征史实,有些史实还须认真思索、回忆,身边又没携带一本可供参考的书籍,于我来说,这样的工作,无异于是对我的一次考验、一次考试。以致到达目的地时,我深感身心俱疲,很想好好休息一下。

同车的人,有的在安排好了的宾馆周围漫步,有的干脆躺在床上小憩,以缓解浑身的疲劳。而喜欢摄影的谢伟思先生则取出他带在身边的相机,在宾馆周围拍摄着。当时,他用的相机较为先进,拍照后当即可得一张彩色照片,但没有底片。大家感到有些稀奇,都想让他拍一张以留作纪念,谢伟思先生笑呵呵地为大伙拍照,我也凑热闹拍得一张。

在大伙休息、散步、拍照时,索尔兹伯里先生又上哪里去了?这时,他与夫人正端坐在宾馆的房室内,取出打字机,整理着一路来的采访记录,“哒哒哒哒”地打起字来。

听见这清脆的打字声音,我心中顷刻升起无限感慨,这个美国老人时间抓得真紧啊,分分秒秒都不放松。于是,索尔兹伯里在中国采访回去不到几个月,其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便宣告出版,立刻风靡全球,成为当时的国际畅销书。

九九斋随笔(2)



绿满茶海 娄山春 摄 (遵义图库供图)

岁月留痕 惠子

蚂蚁笔记(上)

冻桐花

在南方,冻桐花其实就是倒春寒的别称。每到这个季节,满山遍野的桐花就开成一个童话的世界,而每一株每一朵,就像那翩翩起舞的银白或粉红的蝴蝶,美丽得动人。

而一些花瓣就掉下来,一瓣一瓣,一朵一朵,一丫一丫,一树一树,一层一层,落在地上,遮了泥土,铺满山头,把整个乡野装扮成又一个童话的世界。

而在桐花掉落的枝头,就有一个个青绿色的苞微微隆起,我们都知道那不仅代表春天,更代表秋天的收获了。

一个人的“报纸”

大约是1983年上半年,也就是我中专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独自一人办起了一份诗报,而且是铅印的。我敢说,在那个相对落后的县里,个人办铅印的报纸,彼时彼地,绝对是独一无二。

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仿佛根本就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完全是心血来潮。大约是因为那时已经悄悄地开始写一些分行的文字,一时又找不

到地方发表,遂想起来搞一块自留地,干起了“出口转内销”的事。

我一个人从组稿、编辑、排版、印刷、校对,到报纸出炉,最后把印好的报纸邮递出去,一条龙,全方位,乐此不疲,竟无一丝倦怠和怨言。

那时出一期报纸,一百份,单印刷费和邮费就需要五十元左右,而那时我的工资才三十六元五角,说没有舍得吃一顿肉有些夸张,但确节省了衣食。也没有拿出一分半厘孝敬含辛茹苦供我读到中专毕业、直到参加工作而今依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巴己的父母,居然就这样心安理得地把自已从牙缝里积攒起来的那点可怜巴巴的余粮贡献给了印刷厂。

那时全县只有县城的一个印刷厂,从我所在的乡里到县城,少说也要半天的路程。记得每一次当我风尘仆仆赶到印刷厂,把排好版的版面交到印刷厂甘厂长的手上时,他都要惊愕地说:小伙子,你又来了?然后,摇头复摇头。最后一期,他被我“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硬是帮我免掉了印刷费,让我感激之余,发誓今生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报答他老人家对我的扶持和关怀。

说是最后一期,其实总共就出了

三期,历时三个多月。随着我被县农业局作为业务骨干抽调到海南,一个人的“报纸”遂告一段落,也永远告了一个段落。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我所在乡太偏僻太落后,为了给外面的朋友,在乡太偏僻太落后的地方亦是繁华所在的假象,我在自己用牛皮纸特制的《山涧》诗报专用信封的地址栏,完全臆想地加上了“砚山后街2号”字样。

一首小诗诞生的过程

大约是2017年秋季某一天,因工作关系,我随团赴德国巴伐利亚访问,夜宿一个非常古典的乡村旅店。大约晚上九时左右,一束月光像一辆银光闪闪的长剑突然斜刺进来,借助窗帘的影子,齐刷刷地把我的床切成两半。我下意识地一愣,随即披衣起床,“吱呀”一声推开房门——好一轮明月,朗朗的、皎皎的!我差点叫出声来,这不就是故乡那轮明月吗?

我突然像被人浇了一盆冷水,背脊上滑过一丝凉意,一下子睡意全无。索性走出房间,沿着月光下的小径漫无目的地溜达起来。月光流泻